

# 仲明的心事

□王保忠

再过几天就是大年，街上已能听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了。仲明有时会在街上看到村长马国陪着上面的人进门慰问，他知道这样的好事永远轮不到自己头上，虽说他也是低保户，情况还有些特殊——两年前他在城里给人装修房子时伤着了，不得不截了右臂，可他也不知怎么把村长得罪下了，从没领过白面大米或慰问金。最初他心里还有些怨恨，后来想通了，谁让他没有巴结的能耐呢。但是今天一大早，马国却上了他的门，一看那架势，就知道不是来慰问的，倒像是有什么事，他心一下悬到了嗓子眼儿。

“仲明啊，你家五月真的是在城里做工吗？”马国在地上站了很久，终于憋出了这么句话。  
“当然是，”仲明没好气地说，“不是做工又能干啥呢？”  
“我说仲明，你是装糊涂，还是真不知道？”  
“到底出了啥事？”仲明觉得马国话里有话，心越发揪得紧了。

“她做下丑事啦，”马国冷冷一笑，“在城里做……鸡呢。”仲明就觉得耳畔响了一个炸雷，把他给炸愣了，眼直直地望着马国，老半天没反应过来。“我不信，打死我也不信，五月不是那种人，绝不是，你肯定是搞错了。”  
“我搞错了？”马国一咧嘴，“我啥时搞错过？实话对你说吧，警察昨晚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说你家五月给逮了好几次了，逮一次她保证说下次不了，结果呢，不了不了又一次。警察这回较了真，说要把她遣送回来，知道吗，赶明儿两个女警察就要把她送回来了。”  
“你说的都是真的？”

“都在忙年呢，你说我有闲空儿逗你吗？你就准备着明天咋接待吧。”马国说罢了。  
马国走了老半天，仲明还在费力地想着这事。莫非五月一直在骗他？她说在城里打工，原来打的是这工。几天前五月还给他来了个电话，说过年就不回去了，过节这几天工资高，相当于平时的三倍。“这个年你就和我妈一起过吧，我妈老了，眼睛又不好使，你多在她身边替我敬点孝。我再挣点，就能攒够给她做手术的钱了。”仲明想不明白她过年怎么就不回家，钱有挣够的时候吗？现在好，她竟出了事，用马国的话说就是要给遣返回来了。

仲明胡乱想着，一抬头看到岳母慢慢慢慢进了院子，手里竟然拄了根光溜溜的棍子。这是他从林子里给砍的，砍回后削了半天，打磨得很光滑。岳母原说是要拿它吓唬一下麻雀，院子里树多，麻雀也多，常常是轰的落下来，又轰的飞到了枝头上，岳母给鸡们撒的米，往往是鸡们还没跑过去吃，就被这些麻雀先打劫了。现在，那根棍子却挂在了她手里，成了拐杖。仲明有些想不明白，岳母家也没多远，就在前一条巷子，抽支烟的工夫就到。仲明不明白她为啥要拄着拐杖，前天她还没拄呢。是不是眼病重了？仲明就把自己的疑惑问出来了。

“我眼睛好着呢呢，”岳母头摇摇拨浪鼓似的，“就是腿有点疼，这不就拄上了吗。”

仲明哦了一声。  
“你不是说要到镇上去吗？咋还没走？”  
“去镇上？我去镇上干啥？”  
“仲明你真好记性，昨天你就说要去镇上给五月买衣服啊。你说五月在城里肯定忙，顾不上买衣服，你要给她买一套去，让她过年回来时穿。”

仲明就暗暗掐了自己一把，咋把这么大的事忘了？这两天，他的记性真是坏透了。他是说过这样的话，是哄着岳母安慰她的。五月打回了电话他就知道她不回来了，可又不敢对岳母说。这几天，岳母走着站着念叨的都是五月，估摸客车进了村就站在街头等，看着出去打工的人一个个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可唯独不见她的五月。好像是晓得了什么，问他五月是不是不回来了。仲明不忍让岳母失望，就撒了个谎，说五月前天还打了电话说要回来的，我得去镇上给她买套新衣服，她一回来就能穿。岳母当然高兴了，说你们这样恩爱就好了，就好了。

“看我，真是的没记性了。”仲明说。  
“那就快去吧，快去快回。”岳母笑笑说。

岳母的笑很温润，虽然有些苍老，有些模糊，仲明却感到心里暖暖的。岳母患的是白内障，看东西时总觉着眼前有一片树叶挡着，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不是缺了角就是少了半个。岳父十几年前就死了，肝癌。五月没哥哥，两个姐姐嫁的也是侍弄庄稼的主儿，根本拿不出钱给母亲治病。三年前五月嫁给他后，说我也没别的指望，能把我的眼病治好就行了。仲明爽快地答应了，婚后不久就和五月陪岳母去看病，医生说做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他们实在是拿不出，就回来了。后来，仲明就进城打工，但没半年就出了事，丢了一只手臂回来了。再后来，五月也嚷嚷着要进城打工，说是不出去就挣不上钱。仲明知道五月的脾气，拦是拦不住，就让她去了。

仲明就去圈里牵羊。

仲明原来有七八只羊。这两年家里有用钱处了，他就牵到镇上卖一只，卖来卖去这圈子里就只剩下一只了，只剩下他最喜欢的这只黑眼圈了。这羊还真叫人疼爱呢，皮毛油亮亮的，眼圈黑黑的，耳朵还绣着几朵梅花斑，他一直叫它黑眼圈。听到他的脚步声，黑眼圈又咩的叫了一声，叫得他心里酸酸的。心里说，黑眼圈啊黑眼圈，我也是没一点没办法了，你別怨恨我，千万別。仲明心里说着，进了圈，摸了摸黑眼圈的皮毛，听得它又咩的叫了一声，舌头软软的舔着他的手，湿湿的，润润的。仲明颤着声说，跟我走吧，跟我去镇上逛逛。黑眼圈还真听话，乖乖地跟着他出来了。仲明想，它还不知道呢，它还不知道我要把它卖了。可是，他真的没办法啊，不把它卖掉就换不来钱，就不能给五月买衣服。家里是有几个存折，可那都是五月挣下的，要给岳母治病呢，他一分钱都不敢动。

“你咋牵羊呢？”岳母出了声。  
“顺便领着它去镇上看看兽医，这几天它好像闹肚子呢。”  
“闹肚子买点药就行了，咋要牵着去呢？”  
“啊，这回是严重得多了，不牵怕是不行。”  
“要是没拴了，就跟妈吱一声，妈还有点钱。”岳母说着往衣袋里摸。  
仲明赶紧拦住了岳母。“有呢，五月寄回那么多，咋没钱呢。”  
“那就去吧，快去快回。”  
仲明点点头，牵着黑眼圈出了门，出门时又回过头看了岳母一眼，岳母也看着他，好像在抹眼泪呢。

仲明再回到村里时，日头已经西斜。  
仲明先进了岳母家，他想让岳母看看他给五月买的衣服。岳母正坐在炕上看照片呢，腿前摊了一大堆照片，都是五月的照片，有在村里时照的，有进了城照的，照片里的五月笑着，像是看着岳母，也像是看着他，好像能听到她咯咯咯的笑声呢。岳母终于说话了，声音弱弱的，是仲明吗？是仲明回来了吗？仲明啊了一声。岳母望着他，又说，买上衣服没？仲明点了点头。岳母又问，到底买上没？仲明就把衣服袋子放在她膝前。谁知岳母却还是问，是不是白跑了，没买上？没买上也不当紧，等把五月接回来，你们一块到镇上挑去。  
“您不会是看不到了吧？”仲明的心一沉。  
“看得出来，我这不是在看照片吗。”  
“衣服就在您身边呢。”  
“哦？看我，眼睛真的不好使了。”  
“看不到您就摸摸吧。”仲明试探着说。  
“你这孩子啊，咋这么说话呢？妈咋会看不到呢，看得着呢，是身红套裙，真好好看。”  
仲明这才松了口气，“刚才您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您真看不到了。”岳母笑着说，“哪会呢，哪会看不到呢，我还等着好好看看我的五月呢。对了仲明，你心里好像有事，是不是？”仲明使劲地摇了摇头，“没，我啥事都没。”心里却在想，看来岳母的眼睛还好使，她看出了他脸上的忧伤。可明天她要是看见警察把五月送回来该咋办。想个啥法子才能不让她看到女儿的落魄样儿呢。明天一大早，岳母准又会站到大街上去等她的女儿的。怎么才能把她稳在家里呢？半天终于说，“刚才忘了对您说了，五月回电话了，她要回来了，明天上午到站，我去镇上接她，帮她拿东西。”岳母哦了一声，忽又摇摇头，“不会吧，五月咋会在镇上下车呢？”仲明就觉得自己笨，连个瞎话都不会编。

“她这次不是坐汽车，是坐火车回来，在镇上的火车站下车。”  
“这样啊，那我也跟你一块去。”  
“那么远的路，您拄着拐杖咋走得动，还是在家里等着吧。五月一回来，我就把她给您送过去。”  
窗外天色渐渐暗了，仲明看了一眼，怕岳母再问什么，也不敢留下吃饭，提着衣服袋子就要出门。

“你的羊呢，”岳母忽然又出了声，“给羊看过病了？”  
“看过了，看过了。”仲明点点头。  
“到底是啥病？兽医咋说？”  
“也没啥，也就是个闹肚子。”  
仲明说完就逃也似的出了门，匆匆地回了自己的家，歇息了一会儿，便从袋子里取出那身裙子看，手也不消停，摸过来摸过去的，就好像五月已穿着它了。他想象着五月穿着套裙的样子，五月本来就好看，穿上后不知有多好看呢。仲明觉得五月的好看不只是眼睛，嘴唇，鼻子，就说皮肤吧，不像村子里别的女人那样粗糙，细瓷似的，似乎有光亮从里面泛出来。也不止是皮肤，还有身材呢，五月的的身材也是无可挑剔的。可是，这么好的五月却犯了贱，竟然做下了丢人的事。仲明一想到这事，心里就犯堵，气不打一处来，眼前这套裙子在他看来就很不顺眼了。这么好的衣服她要是穿上了，进了城还不知让谁看呢！还不得去勾引谁呢！仲明心里就腾地起了火，觉得这衣服买回来也是个祸害，还不如不买呢。就下了手，将那套裙子揉成了一团，扔在了炕角。盯着看了好大一会儿，又觉得那裙子可怜，好像那就是五月，仲明心里就有些心疼，叹了口气，又把它捧在了怀里，仔细地抚着裙子上的皱折。

正抚着，听得外面有人哐哐地敲门，仲明一怔，心说是谁呢，不会是岳母吧？想想肯定不是，岳母从来不开门，倘若他的门挂了锁，她就会立在门边一声一声地喊，仲明开一下门，开一下门。那会是谁呢？仲明出了院子，开了门一看，来的人竟是村长马国。这会儿他来干啥？仲明真有点怕见这个人了，也怕他那张嘴一张，又说出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话来。就傻傻地站在那里，木桩似的立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咋这么早就上了门，吃过饭了吗？”马国笑了笑。  
“没，还没。”仲明木讷地说。  
“我来是告诉你，明天警察的饭还是我管吧，你只管招呼

你家五月就成了。”  
“这咋好呢。咋能让你破费呢？”  
“不好你管？得了便宜倒卖乖。也就这么个事，吃了饭早点睡吧。”马国说完就出了门。  
仲明又把门挂了锁，泡了袋方便面吃了，收拾了一下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木木的，也不知在想什么。这一夜就分外的漫长，长过了以往任何一夜。

第二天一早，仲明一起来就开始扫院子。仲明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便是扫院子，不管多忙，都要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虽然只有一只手臂，却不妨碍他做这些事，不妨碍他把院子扫得连根草棍都没有。仲明觉得院子是一家人的脸面，院子不干净了，脸就不是脸了。今天，五月就要回来了，他当然更得把院子扫干净，让她一回来就看到他们家的脸既干净，又清爽。还有，那两个女警察也要来，他不能让她们小瞧了他，要让她们知道他很要脸，乡下人很要脸。扫完了院子，又把屋子收拾了一遍，把玻璃和家具都擦洗了一遍。擦完了，这屋子就一下子亮堂起来，阳光哗地流了一地。

忙完了这些，仲明又去了岳母家。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好像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去看看不放心。这都成习惯了，五月走的这些日子，每天早起他扫完了院子，总是想到岳母家去看看。岳母也在扫院子，扫得很慢，老半天才扫了屁股大一块儿。从前岳母可不是这样的，干活利索着呢。仲明看了看岳母扫过的地方，一点都没扫净，还留着一些草棍子，肯定是抱柴火时落下的。仲明在院子里站了好大一会儿了，岳母还在扫，眼睛睁得老大老大，却好像很空洞，没一点光泽了。仲明心又一沉，是不是她的眼睛真的不管用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可能是听到了什么，岳母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扫帚，问是仲明来了吧。仲明嗯了一声。  
“不是要去接五月吗，咋还没走？”  
“妈，您的眼睛是不是看不到了？”  
岳母使劲地摇摇头，“你这孩子，咋尽说瞎话呢，看不到我能扫院子吗？你快去接五月吧，我还等着看她呢。”  
仲明想说什么，喉咙一堵，眼里有了泪，一伸手抢过岳母手里的扫帚，哗哗地扫起来。

这时候，走过来几只鸡，在岳母腿前跳来跳去的。仲明望着岳母说，这鸡不是少了一只？岳母看了看那些鸡，说不短啊，一只也不短。仲明就又松了口气，想，岳母还是能看到什么的，鸡确实一只也不短，五只都在呢。岳母常常跟她的这五只鸡说话，没事能说上半年。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好像是说过日子的事，也好像是说五月的。

“我这就去接五月了。”仲明扫完院子，看了岳母一眼说。  
“知道了，你快去接吧。”  
出门时，仲明又叮嘱说：“妈，您千万别乱走，我这就去镇上了。”  
从岳母家出来，仲明又回了自家院子，他当然不会去镇上。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在屋子里，一步都不能离开。他要等着五月和那两个女警察。屋子里坐不住，他有些心神不宁，总听得耳边有脚步声响起，就走到院子里，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他的几只鸡也跟着走来走去的。他知道过不了多久，五月和那两个女警察就会进门的。三个人谁会走在前边呢？是五月，还是那两个女的？或许是五月吧，他在电视里好像看到过这种场面，犯了错的人在前，而看押她的人走在后面。她们进来后，他该说些什么呢？说，欢迎你们来，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五月送回来？又觉得这么说不妥，跟自己的身份不相称。那怎么说，怎么说呢？说，坐了这么久的火车，你们一定累了吧，快进来歇歇吧，我家五月让你们受拖累了？然而又觉得这样说也不妥。

太阳是越挂越高了，仲明忽又记起了马国的话，警察的饭还是我管吧，你只管招呼五月就成了。马国为啥这么说？他不是说村委会没钱吗？不是说锅都揭不开了，咋又说饭他管？不行，饭他还得准备，是五月出了事，五月出了事他怎么能让马国管饭呢？就算马国是村长，就算马国说这饭他要管了，也不能让他管，家里光景再不好过，一顿饭还是管得起的。再怎么说，警察也是远道而来的，不要说她们是来送五月

回家，就是路过来家串个门也要接待一下啊。不管她们在还是不在，他也要好好地接待一下，他在电视上看过一些场面，警察把人送回来了，家属就很感激，就和面包饺子，两方的人都有说有笑的，是一种很暖人的场景。可是，准备些什么饭菜呢？这就让他心里犯难了。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忘了？来的可不是一般的人，是两个警察，又是女同志，平常的饭菜是端不上去的。要是那只羊没卖，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杀了，香喷喷地煮上一锅，让她们吃肉，让她们喝羊杂汤。他又跑到南墙角看了看，圈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了。

仲明正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时，院门被谁推开了，他抬眼一看，是岳母拄着拐杖慢慢慢慢地进来了。仲明心里不由得一紧，想岳母一准知道他在欺哄她了，知道五月上旬要回来了。他怔在那里，屏着呼吸，紧缩着身子，好像怕岳母一把抓住他，问他为啥要欺哄她。但岳母却好像没看到他，慢慢地走过来，边走边唠叨，这孩子啊，真是急昏了头，人去了镇上，倒忘了锁门。仲明忽然就明白了，岳母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可她却假装眼睛很好使呢，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明明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她却假装。  
“妈，我还没走呢。”仲明一急就出了声。  
“你咋还没走，”岳母吓了一跳，“磨蹭啥呢？”  
“本来就要走了，想想还是先给她们弄点饭吧。”  
“她们？五月不是一个人回来？”  
“一个，就她一个啊。”仲明赶紧纠正。  
“我还当几个人呢。”岳母说，“那你快去接吧，我回去给五月包饺子，我知道她最爱吃猪肉馅饺子了。”  
仲明想这也好，岳母找到了事做，就不急着过来了，就碰不到那两个警察了。岳母慢慢地朝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忽又停下来，把脸转向他，“哎，我说仲明，你这院子咋这么静？咋听不到羊走动了？”说着朝羊圈那边走去，仲明知道她看了也是白看，她根本就看不到了。但他还是跟着往岳母那边走，还是应答说，“在，那只羊在呢。”岳母摇摇头，茫然地望着圈子，“那咋听不到羊走动，听不到羊叫唤？”仲明怔了一怔，背过身去，学着黑眼圈咩的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仲明学得太像了，他太熟悉黑眼圈怎么叫了。  
“还真的在，在叫呢。”岳母显得很高兴。  
“是在呢，”仲明颤着声说。  
“在就好，在就好。”  
岳母说完便朝院门那边走去，拐杖敲得地面发出很响的声音。

仲明望着岳母，觉得那拐杖好像就敲在他心里，把他的心给敲碎了。  
“妈，”仲明再也憋不住了，“您不要瞒着我了，您的眼睛究竟啥时看不到的？”  
岳母老半天说：“你这孩子，瞎说啥呢？妈眼睛好好的，咋会看不到呢？你都问了几次了。这让五月知道了心里会难过的，知道吗，你这一瞎说，五月会当真的呢，会以为我真的看不到了，你可别瞎说啊，瞎说了妈会生气的，你媳妇也会骂你的，知道了吗？”  
仲明不知道说什么了，他觉得喉咙发堵，眼里也酸酸的，好像飞进了只小虫子，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摸到的却是湿湿的泪水。再看岳母已出了门，好像要证明什么似的，竟然把拐杖扔了，踉踉跄跄地走。  
仲明由不得跟在后面，担心岳母撞到墙上，却又不敢做声。  
走到巷子口，不提防就撞过来几个人，仲明就停下了，看到前面那个是村长马国，马国后面的是五月，人是憔悴极了，脸灰灰的，整个儿都变了样子。再后面是两个秀气的女人，都穿着便装，肯定是警察了吧。仲明就知道她们回来了，心慌慌地跳了起来，血液好像也加快了流速。  
岳母也停在那里不动了，可能也听到对面有人过来了，一双眼睛茫然地看着，嘴巴张得很大，手也伸了出来，像是要抓到什么。再看五月，眼亮了一下，忽又暗淡下来，头也低下了。马国呢，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终于什么也没说。仲明又把目光移到岳母脸上，担心她突然叫出声来，然而，岳母看了半天，嘀咕了几句，又斜着身子慢慢慢慢地向前走了……



新天  
七月  
贾树林 摄

贾树林 摄

广告

先声	微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罗昕
野草	空间……	[加]爱丽丝·门罗
铁流	而黑夜已至……	弋舟
在场	日常手记……	兰燕飞
人物	穆旦：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	霍俊明
发现	“公知”的前世今生……	杨潇
诗萃	老城赋……	路也
微言	养老体制改革：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品藻	居士与隐士……	王培元
	颠覆华筵忆黄门……	野夫

二〇一三年第十一期(总第六百三十六期)要目

名誉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霁。邮政代号：46—32。主管、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地址：广州市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定价：5.80元。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 gzpz2001@21cn.com、gdzp2002@21cn.com。邮政编码：510635。

小说月报

2013年第十二期目录

中篇小说

智齿阻生…… 须一瓜  
花开富贵…… 葛水平  
寂寞红杏…… 李治邦  
刀背藏身…… 徐皓峰  
刀…… 徐小雅

短篇小说

五彩缤纷…… 范小青  
前面是五凤派出所…… 林那北  
两株苦菜花…… 麦家  
八段锦…… 黄咏梅  
看不见的城市…… 徐则臣  
叶亚楠…… 刘照宏  
马福…… 张遂涛

《小说月报》2013年总目录  
报刊小说选目

美的园林

云之魅…… 蒋新  
大地之歌…… 王克楠  
卉木记…… 雨兰

随笔

此翁当是汉时人…… 闻章  
随笔两题…… 李绪政  
论文三章…… 张守仁

人生风景线

老来悲…… 绿窗  
最后一缕炊烟…… 张守兴  
一棵草与一只鸟…… 陈绍棠

文史杂俎

太行“八大怪”…… 王富江  
万岁坡…… 蔡飞跃  
漫话堂号…… 李屏锦

烛窗心影

寻找先祖(外一篇)…… 翟旋远  
文学路上的三堂课…… 窦卫华  
平民牡丹…… 冉令香

亲情人间

两只苹果…… 孟惠民  
枣香醉人…… 洪丽丽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浙江岱山)

母亲病了…… 许成国  
家在风景最深处…… 郑淑  
千字文“颁奖”随话…… 张大勇  
秋天的雨…… 侯小青

国内邮发代号：18—85。定价：6.50元(全年78.00元)。国外发行代号：M4286。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顺德路255号。邮编：054001。电子邮箱：swbjbjb@126.com。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欢迎订阅 欢迎赐稿  
二〇一三年第十一期要目

文学港

2013年12月号  
总第181期

热 小 说

终点不详(中篇)…… 袁 鹏  
惊叫(短篇)…… 朱山坡  
世界(短篇)…… 刘荣书

深 阅 读

陪老头看病记(外三题)…… 朱 零  
瞬间…… 商 震

人 间 茶 话

谷雨：谷雨乎？谷雨也！…… 王旭烽

新 诗 歌

江南忆(组诗)…… 张文斌  
有你是谁(组诗)…… 慕 白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邮箱：179731320@qq.com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0.00元 全年价：120.00元